

二伯与山笋

陈曦(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)

三月刚至,笋尖便顶破泥湿,钻出地面。坡上的映山红,一丛丛燃着,红得扎眼。我挎着竹篮,跟在二伯身后。他步子拖沓,手总虚按在胸口,每走百十来步,便要倚着树咳嗽,活似破风箱在扯动。可瞥见土里冒头的笋尖,他眼里倏地透出点光,枯瘦的手攥紧小锄头,慢慢刨开腐叶,动作迟缓却稳当。嘴里嘟囔:“轻喽,莫搞伪哒笋兜,明年还要发笋哩。”

肺病缠了二伯半生,重活是碰不得的,大钱更挣不来。在大伯眼里,他是个累赘。大伯在东莞开厂发了迹,接走爹娘去养老,勒令二伯断了外出做工的念想,要他在家伺候老人。二伯是犟的,嘴上没半句不依,可我知道他心里有着太多的苦和不甘。

大伯嫌他嘴笨,儿子与他生分,他都闷头受着。唯独对我,那份热乎是藏不住的。每次二伯从东莞回来,帆布包里总装着给我的吃食,奶糖、饼干、烤肠用锡纸裹得严实。“伢仔子欢喜呷嚙个。”他笑着说,肺病让他笑起来也带着喘,可那点真心,比糖还要甜。

大山,是他难得能喘口气的去处,也是他唯一能逃离那间“牢笼”的地方。傻叔叔憨头憨脑,跟在咱们身后跑,倒也添了几分活气。二伯领着我们找笋,寻映山红。他教我分辨甜笋与苦笋,教我掀下映山红的花瓣,直接塞进嘴里——酸甜的汁水在舌尖迸开。他自己也吃,眼神软得像山涧里的水,那水里,藏着些没说出口的话。

正挖得入神,二伯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是大伯的声音,隔着听筒都能听见那股不耐烦,言语像淬了冰:“爷老子个药冇得吃,快点去买,莫整日里东游西荡搞。”东游西荡这四个字像鞭子狠狠抽在二伯的心上,他的脸霎时沉了下去。嘴

里应着“好”,那声音,低得像蚊子哼。挂了电话,他盯着手里的锄头,指节攥得发白——他也曾想去外面闯一闯,可爹娘的药罐,大伯的吩咐,像两道绳索将他捆得死死

的,勒得他喘不过气。

“二伯?”我轻轻唤他。

他回过神,伸手揉了揉我的头,说:“有事,挖完嘴兜笋子,我哩就转屋里。”他弯腰继续刨土,只是这一回,咳嗽声愈发重了,咳得身子蜷成一团,却仍死死护着刚挖出来的春笋,生怕摔了。傻叔叔蹲在一旁,递给他一片大叶子。二伯接过来擦了擦额头的汗,冲我们笑,那笑,比哭还难看。

“走咯,摘点子映山红转去,拿给你爹爹嬢嬢尝下味。”二伯说。

下山的路,二伯把最大的那根笋放进我的篮里,又往我口袋里塞了把映山红。风从山谷里卷过来,裹着他的咳嗽声。我回头望,他走在后面,身影被夕阳拉得老长。

后来我再去东莞,见到二伯那屋子窄小阴暗,像个不见天日的囚笼。阳台的角落摆着那把小锄头。他依旧每日给爹娘熬药、擦身、跑腿、买东西,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。大伯偶尔来一趟,依旧是那副颐指气使的模样。嫌他屋子收拾得不利索,嫌他连老人的药量都记不清,那些话像刀子,一刀一刀割在二伯的心上。二伯还是犟,不辩解,只是默默听着,转过身去给我洗了一盘草莓,挑最大的那颗递过来。

“才买嘴,你欢喜呷。”那语气,依旧温柔,却藏着无尽的疲惫。

我曾问他,后悔放下外出做工的念想吗?他咳了半晌,咳得脸都红了,才缓缓道:“伢娘生我一场,总不能看着他们有人管。”语气里没有怨,只有一种无奈。

他不是不想闯,只是血脉亲情像一根无形的藤,缠在他本就孱弱

的肺上,勒得他生疼,让他迈不开脚步。他的儿子来看他,坐不了半小时便走,话里话外满是疏离。他也只是望着儿子的背影,往对方车里塞了袋刚晒好的笋干,什么也没说。他的苦,他的怨,都咽进了肚子里,烂在了心里。

可他待我的好,从来没变过。我离开东莞那日,他执意送我到车站。肺病让他爬楼梯都费劲得很,每爬一步,都要喘上半天,却硬是拎着一大袋映山红干和笋干,喘着气塞进我的行李箱。“山里摘嘴,晒干哒咯,你在外地也呷下味。”他站在车窗外,冲我挥手,阳光晃得我看不清他的脸,只听见他带着咳嗽的叮嘱:“好生照顾自己,记得回电话。”那声音,越来越小,越来越远。

车开远了,我回头望,他还站在原地,在那片钢筋水泥的森林

里,渺小得像粒尘埃。东莞的车流声嘈杂、刺耳,淹没了他的咳嗽,也淹没了他没说出口的渴望。他本该是山里那个自在刨笋的人,却被现实困在这冰冷的城里,守着老人,守着旁人眼里的“有得名堂”,把所有的温柔与偏爱,都一股脑地给了我。

如今,我行李箱里总备着他晒的映山红干,嚼起来还是当年的酸甜。我晓得,那是二伯用他的无奈与选择,酿出来的甜和疼爱。命运激怒了二伯,也使二伯一辈子和命运斗争。我总盼着,有一日能接他回山里,再陪他挖一次笋,再与他摘一次映山红。告诉他,他从来都不是谁的累赘,他是我心里最珍贵、最温柔的人。可我也知道,这盼头,或许终究只是个盼头。

二伯喂,这世界的风可比山里猛多了哩!那个在山里伴我摘花的人,什么时候再回来哩?明天?也许永远不再回来。

马上就要回家了,上车前我站在门口等爸爸妈妈,天已经完全黑了。舅舅过来了,我悄悄地眯住眼睛,但看不清,我的心很复杂,舅舅拍了拍我的肩膀,鼻音很重:“以后没有姐姐了,慧慧。”泪水一下子喷涌而出,但我

不敢哭出声,怕让舅舅更伤心。我的眼泪分成了两股,一股顺着眼眶流出,啪嗒啪嗒摔在地板上,另一股被咽下刺进了心里。

我没有姐姐了。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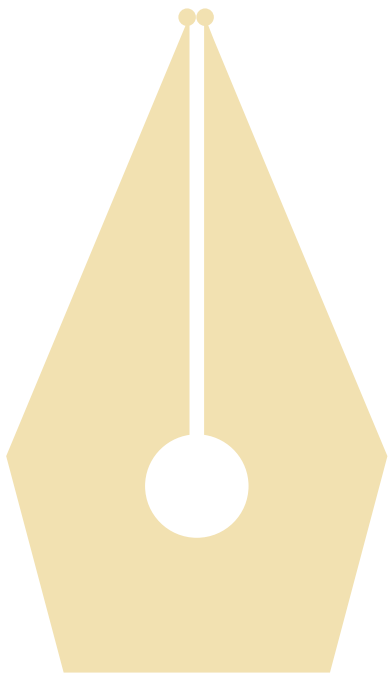
姐姐过世一个月后,我坐在教室里写数学题,写累了开始发呆。同桌拍了拍我的头,我猛的想到了姐姐,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想起她说:“你都长这么大了。”

我的眼眶一下子浸满了泪水,怕被同学看见,悄悄擦掉了。

明天又是十五,又是圆月了。生日那天,刚好草稿本还剩一面,我想了想,在纸上写了一句话——“姐姐,谢谢你的月亮。”然后把它撕下来,夹到了日记里。“砰砰!”风撞得窗户咣咣响,我放下日记走到窗户外边,沉闷的气氛渐渐消散,姐姐的死带来的痛苦也在被时间治愈,所有的人都在向前看。

我终于放纵自己哭出了声,将我一年来的痛苦一齐倾泻。一个人怎么就没了呢?哭过之后,我真的要向前看了。生命中可以预见的,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,学会放下,也许是爱的另一种方式。

一阵猛风又来,将我的日记摔到了地上,最终合上了。



工大校园里的年轻书写

编者按

文学是一座城市的情感,也是这个科技时代最重要的心灵诉求与精神表达,而一代代年轻人

为文学的版图注入新鲜血液。

湖南工业大学不仅是和株洲城市发展深度绑定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,更是这座城市科教实力的核心标志。年轻的学子在学习之余,有很多对生活的思考,对生命独特的表达。有一天他们要走向社会,为这个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,为这座城市

的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,文学作品是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校园里留下的珍贵表达。

今日特辟专版,向大家推荐工业大学学子的优秀文学作品,这些新面貌中有着年轻的朝气与新的气象,他们用鲜活、生动、独特、广阔的语言表达着生命,体现了株洲这座城市的年轻人的文化修养与才华。

经过一日一夜的颠簸,我再度踏上这片炽热且饱含深情的土地。车窗外,刺目的阳光倾泻而下,我下车抬手遮挡,环顾四周,熟悉与陌生之感相互交织,涌上心头。街边叫卖声依旧此起彼伏,如一股无形的力量,将我拽入记忆的深渊。

童年,祖父的爱

“炜啊!”一声响亮的呼喊钻进耳朵,我扭头望去,祖父熟悉的身影闯入眼帘。他头戴旧草帽,身着泛白的马甲,身旁停着那辆陪伴他多年的三轮脚踏车,模样与往昔别无二致。

“渴了吧,孩子,来,咱祖孙俩一人一瓶,以后每次回家,爷爷都给你备着哈。”祖父递过来两瓶冰糖雪梨,我带着些许好奇拧开瓶盖,轻抿了一口,梨子的清甜与润泽刹那间在舌尖晕开,没有一丝酸涩。

我和祖父并肩走向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,盘膝而坐。我眉飞色舞地说着在大城市的新奇见闻,祖父面带微笑,静静聆听,眼眸中满是宠溺。

这时,祖母的电话打了过来:“快带着大孙子来吃饭,哎呦……太久没见,想死我了,快回来。”祖父无奈地两手一摊:“你奶奶就是这么个性子。”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“出发,回家!”祖父拉着我坐上三轮车。田野里稻麦随风摇曳,祖父边蹬车边给我讲解四季更替的奥秘,我似懂非懂地应和着。不一会儿,那座略显陈旧的老房子映入眼帘,这里是祖父的家,更是我心灵的归宿,它是长河中宁静的港湾,默默接纳我漂泊的灵魂。

中学,祖父的牵挂

由于户口问题,我无法继续在上海求学。但是与祖父母一同生活的温馨时光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,我收拾心情,埋头前行!

我很快适应了学校的独

此刻,屋外是淅淅沥沥的小雨,我将整个身体蜷缩在藤椅里。望着檐外的细雨雨线,灯泡下赴死的飞虫,视线逐渐模糊,陷入了对记忆的追寻中。

我的童年属于一个乡村。那里有翠绿繁茂的竹林、碧草如茵的田野,有潺潺流淌的溪流、绵延起伏的高山。这片生养我的沃土,是我记忆的出发点。

初春,我们在田野里打滚、追逐,总是玩到很晚才回家。夏夜,一家老小端着饭碗,齐聚村口,观赏那场放映的红色电影,欣喜的模样根本藏不住。我分享烧茄子,你回以炒豆角,往嘴里大口扒饭的同时,眼睛不忘紧紧地盯着银幕上交错的色彩。碗中菜肴吃完了,我们比赛看谁先到家夹菜再回来。我因不满父母的添菜速度,把饭扣在菜碗里,端着大碗跑回来。坦诚讲,电影的内容我已经全然忘记,只记得和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,饭菜格外美味。

小时候的我总认为最遥远的地方就是赶集的集市,即使曾踏足远方,我也只觉得那是别人的世界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淌,我所经历的一切不断打破并重塑我的认知。我明白我们都处于同一个世界里,它既广阔也狭小。

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,有太多的故事。

县城的夜晚是杂乱的,是弯弯绕绕的小巷子、紧密相连的老式小区、昏黄错落的路灯……县城的人情味是浓厚的,街坊里的人只要相遇总要聊上几句,早餐店的阿姨总能记得我最爱吃什么。邻居婶婶即便隔着防盗窗,也要塞给我两个甜橘子。我的小城虽给不了我大城市的繁华,却是我不可多得的慰藉。

随着学业的发展,我孤身一人迈入大学的校园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和小县城之间也多了一层难以言说的羁绊。

这里楼宇耸立,街道上车流如织,霓虹灯光点缀着夜空,一切看起来如此美好。在这个有趣的世界我遇到了许多新的面孔与事物,且随着时间的流逝,故乡似乎很少占据我的记忆了。我开始忘记走过

冰糖雪梨

刘永炜(湖南工业大学广告系)

立生活,只是每周仅有半天假期,让我满心焦急。每周六上午放假,祖父总会准时等候在车站,依旧是那身熟悉的旧草帽、马甲装扮,手中提着两瓶冰糖雪梨,为我这六天紧张的学习生活带来一丝清凉慰藉。

我与祖父在树荫下闲聊,他兴致勃勃地讲述村里的新鲜事儿,而我或许因学业压力,或许是成长带来的内敛,变得越发沉默寡言。嫩绿的新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祖父的话与手中的冰糖雪梨一道,勾勒出我与祖父独一无二、难以复刻的珍贵回忆。

就这样,五年时光悄然流逝。

祖父病了,走了

记忆里,祖父总是笑容满面,如今却双眼深陷、面色苍白、瘦骨嶙峋。祖父见我,强撑着挤出一丝微笑,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揪住,悲痛与无助在心底澎湃,疾病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机。

父亲跌跌开车,车轮缓缓碾过那条熟悉的小道,往昔的回忆如潮水般汹涌袭来。曾经,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,洒在我与祖父身上,欢声笑语犹在耳畔。如今他却虚弱地躺在后座,车内的空气沉闷压抑,我每一秒都痛苦不安。

终于到家了,往昔归家时的期待已荡然无存,沉重的悲伤取而代之。我害怕面对家中弥漫的哀伤氛围,害怕看到祖父被病痛折磨的面容,更害怕失去他之后,生活只剩无尽的思念与空洞。

祖父艰难地迈着步子走向家门,我低着头默默跟在后面。他走进屋子,翻找了一会儿,递给我一瓶冰糖雪梨,原来祖父一直都记着往昔的约定。

“炜啊,咱祖孙俩一人一瓶,只是爷爷如今打不开了……以后也没法接你了。”祖父微笑着,声音却微弱得几乎听不清。

我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,冲上前紧紧抱住祖父,生怕他

下一秒就会离我而去。我多么想一直陪在祖父身边,可学业在身,中考也迫在眉睫。

临行前,祖父拉着我的手,叮嘱道:“好好读书,爷爷还有时间。”

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,我拼命苦读。中考那天,考场上的我心急如焚,只想着快点结束考试,生怕回去晚了,祖父就等不及了。

所幸,我及时赶回了家,兴奋地告诉祖父考试结束了。祖父黯淡的目光瞬间有了神采,想说些什么,却只是发出几声欣慰的轻叹。我坐到祖父床边,握住他干枯却依旧温暖的手,像小时候一样给他讲述学校里的事。祖父不时露出微笑,可我也明显感觉到他的手越来越无力。短暂的欣喜过后,疲惫再次笼罩了他,我们都珍惜这难得的相聚时光,仿佛要把所有的话都一股脑儿说尽。

然而,我心里清楚,祖父的时间不多了。

那天,大雪纷飞,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冰冷与哀伤中。我从上海匆忙赶回,看到祖父时,他已经永远地睡着了。听着嘈杂的丧乐和亲友们悲痛的哭声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想要流泪,却发现泪水早已干涸。

直到祖父入土为安,我才恍然惊觉,血亲已逝,从此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,再也没有人会在那树荫下等候我。

原来,此后的岁月里,“爷爷”这个称呼再也不会有的回应,我好像真的失去他了。我失魂落魄地走进祖父的房间,那里静静立着一瓶冰糖雪梨……

我缓缓走上前,拧开盖子,轻抿一口,苦涩瞬间在舌尖蔓延开来,恰似心底那化不开的哀伤。这苦涩,是思念的味道,是回不去的过往,更是我与祖父那未竟的诺言。

雪花还是依旧落下,我任由其布满脸颊,掩盖我眼角的泪花。

乡思长,赴远方

蓝婷(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)

使曾踏足远方,我也只觉得那是别人的世界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淌,我所经历的一切不断打破并重塑我的认知。我明白我们都处于同一个世界里,它既广阔也狭小。

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,有太多的故事。

县城的夜晚是杂乱的,是弯弯绕绕的小巷子、紧密相连的老式小区、昏黄错落的路灯……县城的人情味是浓厚的,街坊里的人只要相遇总要聊上几句,早餐店的阿姨总能记得我最爱吃什么。邻居婶婶即便隔着防盗窗,也要塞给我两个甜橘子。我的小城虽给不了我大城市的繁华,却是我不可多得的慰藉。

随着学业的发展,我孤身一人迈入大学的校园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和小县城之间也多了一层难以言说的羁绊。

这里楼宇耸立,街道上车流如织,霓虹灯光点缀着夜空,一切看起来如此美好。在这个有趣的世界我遇到了许多新的面孔与事物,且随着时间的流逝,故乡似乎很少占据我的记忆了。我开始忘记走过

的那些蜿蜒山路,忘记了那条河、那片土地……

曾经我梦想着远离乏味的小县城,憧憬着融入世俗定义的成功,幻想着成为飞鸟,飞往更遥远的天际。可当我长时间远离它的时候,它又开始散发一种吸引力,让我想要回去。而当我回去想留下来时,又不得不背起行囊,走向远方。

节日里,我重新回到这个小县城。给我橘子的婶婶已去帮她的儿子照看孩子了,望着紧闭的窗子,心里有些空落落的。那些围在一起下棋的爷爷们,校门口那熟悉的三轮车流动摊贩……有些离开了,有些仍旧坚守。一切好像变了,又好像从未改变。

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,我竟然感到一种陌生,故乡似乎成为了一个既无法完全亲近,也无法彻底割舍的存在。

夜幕降临,小城渐渐沉寂下来。偶尔几辆小车驶过,蝉鸣声此起彼伏……再过几天,我就要坐在远离故乡的大巴上,奔赴属于我的远方。不知道下次再回来,将是何时?

